

张作霖

传奇



窦应泰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张作霖传

寒应泰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新登字 07 号

Zhangzuolin Chuanqi
张作霖传奇

窦应泰 著

责任编辑:康迈伦

封面设计:张 迅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1.25 印张 4 插页 55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长春市兴华印刷厂印刷 印数:1-5 000 册 定价:26.00 元

ISBN 7-80528-942-5/K·356

目 录

楔 子		(1)
第 一 章	路迢迢姨太返奉城	
	野茫茫马贼鸣冷枪.....	(3)
第 二 章	沈姨太临难惊破胆	
	汤玉麟绑票拿手戏.....	(13)
第 三 章	张景惠见色起淫心	
	张作霖临危发号令.....	(22)
第 四 章	短见忽萌趁机大撒泼	
	长跪求情渔翁巧垂钓.....	(31)
第 五 章	张作霖怒绑两盟弟	
	沈姨太就范入匪窖.....	(40)
第 六 章	三兄弟如坠五里雾	
	大当家谜底一语揭.....	(49)
第 七 章	沈姨太惊枪发疯病	
	徐子义神针施医术.....	(58)
第 八 章	神术医人为巨匪游说	
	土窖摆酒替女客压惊.....	(68)
第 九 章	沈姨太倚势逼招抚	
	增知府违心请匪客.....	(77)
第 十 章	众说纷纭集市探情报	
	两语三言密室定良策.....	(89)
第 十 一 章	茫然问计知府无良策	
	寅夜出逃客棧有幽灵.....	(97)
第 十 二 章	增子固笑脸设难关	

	张雨亭违心赴险途..... (108)
第 十 三 章	争风吃醋行刺入妓院 恩请仇别月夜拔香头..... (119)
第 十 四 章	破敌有术只身探穴巢 骄匪失策酒后吐真言..... (134)
第 十 五 章	品酒对夜灯弹冠相庆 拎头闯内宅行刺成功..... (148)
第 十 六 章	张叙五闯营说密事 张雨亭夜驰八角台..... (158)
第 十 七 章	乡医遇名医满堂谤词 奇方治奇病一语惊人..... (168)
第 十 八 章	张紫云进谗说密信 沈姨太据理揭隐情..... (176)
第 十 九 章	增子固巴结遭冷遇 张锡奎月夜访兵营..... (188)
第 二 十 章	张锡奎佯醉督夜审 汤玉麟卖愁闹公堂..... (199)
第二十一章	统兵夜逃布迷阵 狎妓纵欲闹知府..... (211)
第二十二章	汤玉麟独闯虹螺岙 两苑匪误中离山计..... (222)
第二十三章	探病邸府徐子义送礼 密召花厅张作霖陈词..... (236)
第二十四章	冒死进谗增知府诉苦 柔情相挟沈姨太说项..... (247)
第二十五章	拨弄是非进谗殷鸿寿 剿杀杜匪要挟张雨亭..... (258)
第二十六章	张雨亭涉嫌入囹圄 杜天义冒死劫法场..... (268)

第二十七章	冒死入匪巢命悬一线 飞枪打葫芦有惊无险…………… (275)
第二十八章	狐疑重重逐赶张哨官 急中生智夜请杜举人…………… (286)
第二十九章	杜泮林受骗拟家书 张景惠二闯三界沟…………… (296)
第三十章	误入陷阱杜立三毙命 血染冠盖张作霖受封…………… (305)
第三十一章	吴俊升逢喜添忧 张作霖假戏真作…………… (320)
第三十二章	兵场冷枪杨月楼昏厥 帅府噩耗顾三妈猝死…………… (332)
第三十三章	周子兴无端遭暗杀 冷美人闯宅举匕首…………… (342)
第三十四章	吴兴权慧眼识机关 张雨亭计穷遁洮南…………… (351)
第三十五章	闻兵变督军惊破胆 闯帅府张榕下通牒…………… (359)
第三十六章	张作霖持枪震会场 妙龄女临危救张榕…………… (367)
第三十七章	夤夜造访袁金铠诈降 小巷枪声张作霖杀人…………… (379)
第三十八章	张雨亭初进中南海 袁世凯作戏居仁堂…………… (389)
第三十九章	四弟兄密谋驱逐计 两枭雄夜会小南关…………… (400)
第四十章	野心勃勃冯德麟亮底 气势汹汹张海鹏摊牌…………… (410)
第四十一章	内外夹攻段芝贵就范

	明暗结合冯德麟入套.....	(420)
第四十二章	袁世凯无奈发任命	
	张作霖假意致辞电.....	(430)
第四十三章	冯德麟一怒回北镇	
	张作霖嫁女内蒙古.....	(442)
第四十四章	化敌为友作伐科尔沁	
	入门相亲悬彩大帅府.....	(453)
第四十五章	相亲成闹剧包布出丑	
	伉俪变仇人怀英觅死.....	(462)
第四十六章	张雨亭喜添左右臂	
	汤阔臣酗酒发邪火.....	(472)
第四十七章	忧军忧国对酒发感慨	
	越骂越凶反目成仇人.....	(481)
第四十八章	临阵逃脱张叙五哗变	
	败者为贼张雨亭免职.....	(490)
第四十九章	困居卜奎城欲进难进	
	密谋天泰棧防不胜防.....	(501)
第五十章	赴雄关大舌头变挚友	
	抵沈城达尔罕成人质.....	(511)
第五十一章	劝阻出关王永江厌战	
	招贤纳将杨宇霆助威.....	(522)
第五十二章	帅府遇干娘顿生惻隐	
	东京闻战讯大发感慨.....	(531)
第五十三章	韩复榘深夜探虚实	
	郭松龄曲意表忠诚.....	(539)
第五十四章	谋划津门磨刀已霍霍	
	泄密沈阳寡断留隐患.....	(548)
第五十五章	摆酒饯行韩淑秀酒泪	
	拍案陈词郭松龄绝情.....	(557)

第五十六章	急电发沈城油浇火燃 夜车抵滦州哗变倒戈.....	(566)
第五十七章	王永江运筹大帅府 张学良夜赴葫芦岛.....	(575)
第五十八章	游说已晚隔海望孤岛 迫张就范日人签密约.....	(585)
第五十九章	博采众议劣势转优势 刚愎自用雄师成孤军.....	(594)
第六十章	郭松龄兵败白旗堡 张作霖施威老虎厅.....	(604)
第六十一章	游福陵萌生称霸心 放河灯遥祭壮士魂.....	(614)
第六十二章	王永江反战两辞职 张景惠衔命联直军.....	(623)
第六十三章	联吴讨冯南口决胜负 拉孙拢张蔡园当司令.....	(632)
第六十四章	汉口说项为解心头患 北京就职终圆帝王梦.....	(642)
第六十五章	乘人之危公使逼签约 软硬不吃大帅拒馈赠.....	(651)
第六十六章	沈阳城两路刺客合一 皇姑屯一代枭雄毙命.....	(662)

楔子

诗曰：

人说绿林多豪强，奸淫劫掠性乖张。
匪类古今遭唾骂，几个枭雄姓名香？
忆昔辽西晚清时，乾坤乱世一草莽。
此人名曰张作霖，关东怪杰震四方。

张作霖，字雨亭。辽宁海城人。公元1875年（清光绪元年）旧历2月12日，在辽河下游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屯子，名叫驾掌寺村。这日黎明破晓时分，一户张姓的茅草房里，突然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叫！一个小生命在这荒村草舍里诞生出世！此人便是民国年间爬上北京中南海陆海大元帅要位的乱世枭雄张作霖！

张作霖自幼机灵贪玩，下河抓鱼，下野逮鸭子，均是他的拿手好戏。其父张有财是乡间赌棍，输要不成。张作霖从小受乃父熏陶，也迷恋赌场，不务学业。张作霖十四岁那年，有一日别人带来口信说：张有财出事了！张作霖慌忙随人赶到一片柳树林里，见几只乌鸦正在啄食一具死尸。张作霖看时正是惨死的乃父。原来是张有财在赌场输钱不给，被赢家追至村外树林，一顿拳脚踢中要害猝亡。其父死后，张作霖家无生计，先是在村头卖包子，后又在赵家沟学兽医。怎奈张作霖心性飘浮，不肯吃苦，渐渐又混成与其父张有财一样的“屯溜子”。他吃喝嫖赌，无所不会。后来，张作霖因赌打架，被人诬告通匪，逮入大牢。其丈人人为之奔走获释后，张作霖走投无路，决计铤而走险，遂投奔广宁董大虎匪帮，当上了绿林胡匪！

张作霖这个出身绿林匪类的乱世枭雄，他究竟凭靠着什么出奇的本领，能够在晚清民国那人才济济的官场之中，得以由一介受抚招安的胡匪而平步青云、扶摇直上？直至跻身宦海，身居显位。由哨官、统领，直升至奉天军务督办、震威上将军、东北三省巡阅使，成为能够左右东北政局的铁腕人物？甚至在各路军阀的通电拥戴下，爬上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称雄华北，问鼎中原！

张作霖由匪为官的传奇一生，绘就了一幅活灵活现的民国官场的《升官图》。一个野心勃勃的绿林枭雄，是如何以百倍的残忍，千倍的疯狂，不惜杀亲灭友，爬上政坛？为揭开民国奉系官场的秘史，于是便有了如下的文字——

第一章

路迢迢姨太返奉城

野茫茫马贼鸣冷枪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

辽西平原的深秋。北雁南飞，金风送爽。这一天正午时分，骄阳似火，四野岑寂。正是关东所谓“晒秋傻子”的时节，正晌午的秋日头，显得格外的毒热。那火轮一般的秋日头，晒得官道两旁的秋庄稼快要着了火。高粱叶子和玉米叶子都蔫巴巴的卷缩枯萎，熟透了的黄豆崩裂开荚角，黄豆粒子扑簌簌的洒落在泥皮龟裂的垅沟里。谷穗沉甸甸被晒搭了头，……仿佛一切一切都在当空那轮火红的毒日的辉映之下，变得消声噤气。万籁俱寂中，只有庄稼棵里的“知了”不时的发出令人心烦的鸣叫。

突然间，从北京到奉天的官道上，响起了一阵急促而杂沓的马蹄声。远方烟尘起处，只见一队车马顶着中午毒得吓人的秋日，沿着这条笔直的官道，疾快地奔驰而来。那队由无数匹白色、黑色、枣红色、菊花青色骏马组成的方阵，此起彼落的马蹄，溅起了滚滚黄尘。两个大清侍卫官飞鞭策马，跑在最前面。接下去是八匹马，列成整齐方阵，簇拥和护卫着四辆双套大马车急速奔驰。那四辆马车上都满载着各种箱笼和沉甸甸用麻绳捆扎的柳条包。看来那些箱笼和柳条包里必是装满了各种金银财宝和细软。在这辆双套大马车的后面，疾疾地飞驰着六个彪悍的骑兵，每人策动一匹累得哧哧发喘的高头大马，俨如众星捧月一般地护卫着一辆枣木玻璃马车，顺着烟尘滚滚的坎坷路面，疾快地驶来。在这辆枣木玻璃马车之后，便是列成整齐方阵的一队骑兵，足有二十多匹马。骑手也都是些精悍魁健，穿着甲冑的清

兵。这支非同寻常的官兵车队，显然护拥的是一位官宦贵胄的内眷。但那辆枣木玻璃马车里究竟坐着什么人呢？却是外人不得而知的。

蹄声嗒嗒。杂乱急促的马蹄声敲碎了广袤秋野正午的岑寂。那些官道两旁被烈日晒蔫的庄稼静悄悄，没有一丝声息。正晌午时分，甚至连一丝风儿也没有，以致使那些在烈日下半枯半焦的苞米和高粱，裸叶蔫蔫地呆立在田里，屏息静气地呆望着这队车马旁若无人地向奉天方向疾驰。担任护卫的官兵，一个个神情紧张，手持刀刃，骑坐在马上，眼睛却一刻也不停地环顾着官道左右那枯黄待割的庄田。因为他们十分清楚此地是胡匪草寇的出没之地，眼下他们所经过的地段，正是不断发生绑票和截老客车马的险要之地。官兵们都紧紧地用力勒住马缰绳，深怕在这前不接村后不着店的荒郊野外，猝然遭到巨匪强人的打劫，故而他们就选定了正午时分，突如其来地穿行这胡匪猖獗之地。

玻璃小马车绣帘低垂。一抹阳光从轿帘的缝隙斜射进来，照亮了软榻上盘腿端坐的一位二十多岁的旗人女子。她姓沈名金竹，生得姿容俏丽，文雅俊逸。粉白粉白的鹅蛋型脸腮上柳眉弯弯，星眸闪闪。玲珑秀气的小鼻子，配上她那樱桃小口，完全可以堪称一位绝色的美人！如果她在高兴时嫣然一笑，粉白的两腮边便可见一对浅浅的小酒窝。那难得一笑虽不敢称是千娇百媚，但也足可以令所有的男人为之动情！她是什么人？大家闺秀吗？小家碧玉吗？都不是，只要你从她娇矜冷傲的举止神态和她那奢华富丽的旗人衣饰上，便可一眼看出，这妙龄的女子，决非等闲之辈。她原来是当朝的大清命官，外放到关东古城奉天的封疆大吏，堂堂奉天督军增祺最宠爱的姨太太！

这位娇滴滴的奉天督军姨太太沈金竹，为何在这秋日炎炎的正午，独自坐乘枣木玻璃马车，由这么多大清兵士如临大敌地冒险穿过这是非险恶之地？莫非她就不知道此地有一伙凶煞无比的

胡匪络子昼伏夜出，神出鬼没地隐匿在官道两旁的庄稼地里，专门干些砸窑、绑票、撕票、点天灯之类令人闻之心悸，见之胆寒的勾当吗？原来，这位面容清丽、娇媚可人的金枝玉叶般的姨太太，她何曾不知经由辽西平原的难处？沈金竹在玻璃马车内轻轻地打了个唉声。她在暗暗地提防着轿车外的意外动静和可能发生的突变时，也在偷偷的悲叹自身。她本来应该呆在奉天督军府内那奢华舒适的府邸里，啜饮着冰水和啃咬着香甜甜的西瓜，由使女们陪着她听京戏或者河北梆子之类的小曲，打发着悠闲的时日。可是，自从1900年那场灭绝人性的庚子之乱，招来了大批沙俄乱军。那些黄头发，蓝眼睛，大红鼻子的俄国大兵，一夜之间便越过了黑河国境，犹如天空上疾驰的乌黑雨云一般，一下子便漫了过来。这伙沙俄的军队，来势汹汹，如洪水猛兽，须臾间便侵占了大半个关东。当时，奉光绪皇帝圣命镇守三省的奉天督军增祺，见俄兵来势猖獗凶猛，唯恐侵占奉天古城。加之增祺风闻那些如入无人之境的沙俄大鼻子，见了中国的娘们媳妇，便不论年龄老幼，一律都要当众剥光衣裤，肆意强奸蹂躏。增祺皇命在身，面对悍兵，不敢逃避，只有死守。但他决不肯看着花容月貌的娇媚姨太太沈金竹，在一旦奉天陷入敌手之时，也身遭不测。在增祺左右权衡，再三再四地思考后，毅然决然地连夜派出一标兵士，将他视若掌上明珠的姨太太沈金竹秘密护送到比较安全的锦州城。

沈金竹万般无奈。她实在不肯在这种众兵压境，大难临头之时，独自一人丢掉丈夫和万贯细软私财，离开奉天督军府而去锦州避难。但沈金竹纵然愁肠百结，苦泪长流，悲悲切切地用双手勾住增祺的脖子恋恋不舍，但沙俄雄兵已从黑龙江、张家口两个方向长驱奔袭而来。奉天城已是风声鹤唳，人心慌慌如果她再拖下去，也许大祸临头。“金竹！我的心肝宝贝！”增祺手托着姨太太的粉腮，肝肠寸断，老泪纵横。他何尝忍心让沈金竹离他而去？他又何尝不希冀能与太太一齐驱车策马，逃离即将被沙

俄军队攻陷的危城奉天？但身为当朝封疆大吏的增祺，岂能不知朝廷法度？他忍痛揩去颊边老泪，正色地催促迟迟不肯登车启程的沈金竹道：“你要如果再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纠缠不走。本督军可是铁石心肠，休怪我军法从事！”

“大帅！要走咱一齐走，要死也一齐死！”沈金竹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紧紧地搂抱住增祺的一条腿，早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我怎么忍心丢下大帅独自远避？万一今朝分手，便是永别，小妾纵然苟活于世上，也怕永世无有心宁之日！……”

“胡说！”增祺闻言勃然大怒，但他见与他相依为命的姨太太沈金竹在此生离死别之时，居然能如此痛哭流涕，心中越加感动万分。他见沈金竹牢牢地抱住他的大腿，涕哭着不肯放手，蓦然大吼一声：“放肆！”言讫，增祺唰啦一声，猛然从缀金剑鞘里抽拔出一柄寒光雪亮的长剑，威严地架在了沈金竹的脖颈之上，厉声吼道：“如你再敢置本大帅的军令于不顾，休怪本帅反面无情，将你斩首，也好我心里少个挂牵！”

守候在两旁的兵士们，见那痴情的沈姨太太依然长跪不起，苦泪婆娑，唯恐增祺在盛怒之下，真的做出鲁莽孟浪之事，便一齐上前，七手八脚地将沈姨太太搀扶起来，又百般抚慰地将哭得发髻蓬乱的姨太太沈金竹扶向大门外停靠的一辆枣木玻璃马车前。沈姨太太知留在奉天帅府里，陪伴着督军增祺同生共死，已决无可能。她只好忍悲含恨，愁肠百结，一步三回头地被众兵士们搀搀扶扶，出了大南门的督军帅府。早有亲随女侍，为她在马车下放好了垫脚小凳子，沈金竹颤巍巍地登踏上去。她刚刚迈进车里，又回头向大帅府的垂花门内探头一望，恰好望见她的丈夫增祺满面愁容地伫立门下，依依地向她悬望，就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悲愤，忽然“哇呀”一声，嚎啕大哭起来……

沈金竹由官兵马队护拥着来到锦州，下榻在增祺将军预先为她备好的一座邸宅。她终日以泪洗面，翘首北望，焦盼着沙俄匪兵与奉天大清骑兵交战的信息，挂念着奉天大清朝廷圣命敕

旨而困守在奉天古城里的增祺将军的生死安危。但是，苦于战火兵燹和交通阻隔，锦州城虽距奉天仅数百里之遥，但却犹如阻隔着万水千山。两地不通音讯，沈姨太心如火焚，望眼欲穿。就这样，沈姨太在锦州一直苦熬了整整两个岁月，忽一日，只见院宅门外马声响。一守门侍卫急惶惶进报，说：“启禀夫人，增大师从奉天派人送来家书！……”

正在内阁里抚动瑶琴的沈金竹，猛听“奉天来人”，登时惊喜交集，急忙传令：“快传！……”片刻，只见一位浑身汗水淋漓的兵士，风尘仆仆地被侍卫引进内宅来。沈金竹道：“大师别来无恙？”那兵士忙跪倒禀道：“大师自夫人南行以来，日夜操劳防敌军务。虽是日理万机，但却也身体康泰，请夫人切勿悬念才好！”

沈金竹听罢，心绪稍安。数月来悬起的心，终于落下。她急忙接过兵士双手递上来的一封信札，拆阅看时，恰是久违了的丈夫亲笔：

“金竹吾妻床次：

自奉天泪别，日夜悬念殊甚。本拟着汝在锦州暂且滞留，一俟战火消弥，即遣兵士接回奉城。怎奈沙俄倭寇，挥兵入侵。器张烈焰，日甚一日。奉城虽秣马厉兵，日夜防守，但仍处岌岌可危之势。本帅慎重揣度战局，自知短日难以退兵。兵患非但近期难缓，且又有南延之危势。为顾及吾妻安危计，本帅决计吾妻宜即日移居北京，方为万全。盼妻见信后，火速奉命进京。不得迟误。……”

姨太太沈金竹接到增祺亲笔信后，深感战事紧张。事不宜迟，她便连夜遵从夫命，打点行装。翌晨一早，沈金竹便急如星火地向北京进发。半个月后，沈姨太住进了增祺在北京芝麻胡同的一座雕梁画栋的四合院。这座植满青葱古槐，青堂瓦舍的深宅幽院，留下了沈金竹无限的遐思与回忆。她当年就是在这座院宅里，与年长她整整二十岁的增祺共度了洞房花烛之夜。这位生于

天津杨柳青的十七岁黄花闺女，便作了满清大员的小妾。她曾为自己妙龄青春的毁灭，在这小院里偷偷地悲泣，偷偷地诅咒过。但是很快她就发现，下颏上一大把山羊胡子，脸膛黧黑的满人增祺，却也是个知冷知热的男人。他官居要职，且又文韬武略，精通史书，满腹经纶，只是年岁稍长。但增祺待她的亲切真诚，已经对她心灵上的创伤构成了一种慰藉！当她从奉天回到北京的这所旧宅时，方才感到往昔与增祺在一处时的情景，作为记忆和往事，越发的显得珍贵了。如今，又是秋风萧瑟的时节，远在关东的老夫增祺，又有专函遣人送达北京。不到一年光景，关东战局大变！沙俄倭寇已经在一阵歇斯底理般的烧杀淫掠过后，被关东的清兵驱逐出国境，从索仑山谷的茫茫雪路，逃回了俄国去了。眼下正是外患已平，战火消弥之时，奉天督军增祺决计派兵从京师接回沈姨太，回到奉天团聚。故而，沈金竹才从北京远路直下关东而来，一路上她这金枝玉叶之体，饱受了颠连之苦。现在历经了千辛万苦，总算越过重重关山，来到了奉天督军管辖的地面。按理说沈金竹应该心地坦然才是，可是这位国色天香的督军姨太太，在这秋日炎炎的中午，坐在玻璃马车里却是忧心如焚，如坐针毡。沈金竹现在只觉得心里没底，她偷偷的透过小窗口瞄着官道两旁那叶片泛黄的庄稼里，心里犹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她恨不得马上能飞到奉天城去，面见那久违了的丈夫。可是她又担心在半路上与万恶的马贼胡子遭遇。如果她今天在这辽西的荒野里，真的碰上了胡匪，那后果可真就不堪设想。想到这里，姨太太沈金竹浑身战抖，脸庞煞白，情不自禁地抓住了坐在身边的女佣刘妈的手。同时她叫道：“快，叫马车停下！停下！……”

刘妈吃了一惊。她以为耳朵听错了，在这前不着村后不接店的庄稼棵里，女主人何忽叫停车呢？但自从沈金竹在北京嫁于增祺那时起，便寸步不离她左右的女佣刘妈，深知沈金竹的任性和说一不二。她的话吐口唾沫也是钉，而且在下人面前，她的话不

许任何人反驳。刘妈欲言又止，见沈金竹神情焦灼，便慌忙向前面的车夫传话：“尊夫人的吩咐，停车！马上停车！……”车夫也不敢深问，慌忙吆喝一声，勒住了腾蹄疾奔的两匹大马。见女主人的玻璃小马车嘎然煞住，前后左右担任护卫的清兵骑手们，也不知突然出了什么事情，也都不约而同地勒住了马。官道之上，顿时一阵马嘶人嚷，乱乱糟糟。

“蓝占山！马上传蓝占山来见我！”玻璃马车里忽然传出沈姨太紧张急促的叫声。策马奔跑在这支队伍最前面的一个大清哨官，闻听女主人急叫，便慌然拨转马头，“嗒嗒嗒”地一阵急促蹄声响起。他疾疾地策马飞驰到那辆玻璃马车前，滚鞍下马，跪在车下，叩头道：“夫人何事？只管吩咐！……”

车帘子一撩，里面探出沈金竹那张因紧张惊惧而吓得煞白的脸，她左右环顾一眼，忽问：“蓝占山，这是什么地方？！”

哨官蓝占山揩一把额上的汗水，说道：“回夫人的话。眼下我们刚好来到新民府地面上，此地距黑山县的中安堡八角台不远，正是张作霖匪绦子出没的地盘！万望夫人速速赶路才好！”

“张作霖？！”沈姨太猛听这个名字，心里陡然一震。她秀眉一蹙，问道：“我怎么不曾听说？！……”哨长蓝占山谈虎色变地说道：“夫人有所不知，这张作霖乃是辽西第一个巨匪！新民、黑山一带地面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连谁家的孩子夜里吵闹着不肯睡觉，只要大人说声：‘张作霖来了！’保那小孩立时屏声静气，老老实实！夫人，张作霖手黑枪狠，匪绦子里人多势众，常在这一带绑票打劫，依奴才之见，还盼夫人快快起程赶路，不能耽搁！以免夜长梦多。……”

沈金竹虽然此时心里发虚，但在随行兵弁面前，却要保持住督军夫人的威严。她再次矜持地环顾官道两旁静悄悄的秋庄稼，忽然冷然笑道：“张作霖不过一介胡匪，有何惧怕？我不信他连朝廷法度也不放在眼里，他敢把奉天督军的内眷怎么样？传我的话，随行侍卫，一律回避！”